◎现场

“浑都楞”的前世今生

□沙　柳

浑都楞草原隐居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的最深处，原始游牧民族迁徙放牧方式依然延续。牧歌悠扬在浩瀚的苍穹，天苍苍，野茫茫，奶茶，奶酪，马奶酒，手把肉，雕花的马鞍，民族风情浓郁。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没有公路。这种保留原汁原味游牧特色的草原少之又少了，已作为中国农业的重要文化遗产被保护起来。

古朴而神奇，草原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

初秋不约而至，以致来不及与夏天道别，萧萧的凉意悄悄侵入生活。面对季节的轮换，竟莫名其妙地留恋起夏日的酷热。或许是秋天与冬天距离太近的缘故。早晨顶着晨露出发，摆脱了都市的嘈杂，沿高速路向北狂奔，转到一级路仍马不停蹄。抵达天山脚下已是艳阳似火，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让我们见识了“秋老虎”的厉害。再次启程便是乡道，时有大摇大摆的牛群在公路上漫步，听到鸣笛声，友好地让出路面。草原上的牧草微黄了，野花团团簇簇，而这缤纷的色彩实际是谢幕前的最后展示，哪怕是一场秋霜，它们便会迅速凋零。远方云卷云舒，望山走死马，驱车行进在广袤的草原上，是一段考验耐力的过程。在空旷的草原上，我们就像总爬不出叶片的甲虫。行进百余公里，便从柏油路转到草原路，颠簸的感觉强烈，也嗅到了丝丝缕缕的古朴与苍凉。草原路伸展得随心所欲，只要有车辙的痕迹，便可放心前行，无需担忧违章的约束。翻过几道山梁，就与燥热挥别了，冷飕飕的气息穿透薄薄的短衫，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哆哆嗦嗦，真是美丽“冻”人哦。要命的是时有沟壑，行进间已经几次抛锚，下车推车给这次草原之旅平添野趣。穿过一片乳云状的桦树林，夜幕低垂，黑魆魆的夜迷蒙视野，心中难免惊骇起来，此时最现实的祈盼就是：我们在哪里宿营？

浑都楞，汉译山谷，连绵的丘陵草原起起伏伏，绵延舒展，似乎在走向无际的天边。终于在几顶蒙古包前停下来，就像找到驿站般地放松，倘若再往前走，无休止的跋涉快把耐力底线穿透了。

“赛努（蒙古语，意为你好）。”

布和巴雅尔一家的热情扑面而来，听到这亲切的问候油然生出家的温暖。多数人平生初次住进蒙古包，拍掉一路疲惫，按捺不住地好奇，对银冠一样的民俗建筑兴趣颇浓。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的创举，主要由木架、苫毡、绳带组成。包内宽敞舒适，用特制的木架做围栏支撑，用两至三层羊毛毡围裹，之后用马鬃或驼毛拧成的绳子捆绑而成，圆形尖顶处开有天窗，便于通风采光，可随时拆卸移动，牛群羊群游走到哪里，蒙古包就跟到哪里。

睡在布和巴雅尔家的蒙古包里，暮霭四合，草原静音了，很快便游曳在朦胧的梦境里。梦很深很长，直到丝丝缕缕的晨风涌进蒙古包，“哞哞”的牛叫呼唤黎明，我和浑都楞草原一起醒了。走出包房，习习晨风清岚，携裹着浓浓的草腥席卷了浑都楞。布和巴雅尔跨上马背，把牛羊赶到绿茸茸的草甸上，草原生动起来。放眼望去，云朵般的蒙古包散座在草原上，天蓝得透明，袅袅炊烟飘起，新一天的游牧生活开始漫卷了。

走进浑都楞草原，仿佛走进一个神话般的世界。在这里重复的是“勒勒车追赶太阳”的古朴，似乎与信息时代逆行。越来越多的时尚元素融进草原，而隐居深处的浑都楞，便显得物以稀为贵，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尚不知世界上像浑都楞这样保留原汁原味游牧迁徙状态的草原还有多少。站在浑都楞河边，思绪挂上倒挡，感悟浑都楞的前世今生，似乎正渐渐接近源头。“天似穹庐，笼罩四野”该是它的前世，而今生尽管没有“风吹草低”的壮观，绿色依然沸腾。

布和巴雅尔办家庭旅游点方便了观光客，否则连个吃饭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他家饲养500多只羊，40多头牛，马上百匹，日子过得殷实。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赶上放暑假，都来游牧点帮忙。一排太阳能紫晶电板冲着太阳的方向，白天晒饱阳光，晚上用来照明。倘若是阴雨天，还有备用蜡烛。在这一带游牧的多是巴彦宝力格嘎查的牧民，每个牧场点便是一个敖特尔。老布引领我们来到草原深处的朝格拉家。女主人额尔敦朝古拉刚刚给母牛挤完奶，奶豆腐的制作模具已经准备好了，做好的奶豆腐晾干后挂在蒙古包木架上，令牌一样。

“浑都楞奶豆腐味香纯正，货真价实。”随行的朝鲁门汉语与蒙古话一样流利，他既是引路的向导，也是我们与牧民交谈时的翻译，浑都楞草原上的牧民多数不讲汉语。

男主人朝格拉秉承祖传的兽医，边放牧边给临近敖特尔的牲畜医病，此时他刚给一头临产的母牛接生回来。本想观摩一下奶豆腐的制作过程，但朝格拉说时机未到，只好嗟叹而返。折身走进一片湿地，浑都楞河从这里发源。无数清泉喷涌，纳溪成流，委婉流淌，泉水喷涌了千百年，是牧民心目中的神泉。散居在草原上的牧户，每天到泉水喷涌处取水，而下游则是牛羊的饮水处，甘冽的泉水滋润着浑都楞草原。

草原上向来不缺“搏克”(蒙古语,意为摔跤)手,在牧户吉日嘎拉家蒙古包前,布仁把一辆摩托车抱至胸间,堪称大力士。他和吉日嘎拉是巴彦宝力格最好的“搏克”手，参加过那达慕摔跤比赛，入选内蒙古柔道队受训两年，现回到浑都楞延续他的游牧人生。他家饲养200多只羊，40多头牛，上小学的儿子放暑假也来到游牧点。他说，儿子七八岁就会骑马，即便这样，他还是希望儿子将来上大学，走出浑都楞。

“去塔林花。”

当地作家谭志刚推荐到另一游牧草原。与浑都楞相比，塔林花草原宽阔平坦，远端山峦起伏，猎猎风车在山头摇曳，草原被黑哈尔河分成两个单元，塔林花北面的山丘，就是锡林郭勒大草原。黑哈尔河是阿鲁科尔沁的母亲河，自西向东湍流，两岸既有迤逦的草原风光，又有森林风貌，站在岸边遥望，游动的羊群与白云互动，马群里最活跃的是撒欢的马驹。朝鲁门说，这些马驹一部分在游牧结束前就将被交易，剩余部分也被“马头”强行与母马隔离，让它们独立门户，可怜的马驹，根本意识不到母子分离那一刻即将发生。

再次回到浑都楞草原已是傍晚，云霞被西垂的阳光艺术化了，饱食一天的黄牛卧在草地上反刍。一同归来的还有两个中央民族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清晨老布给她们备足“干粮”送到游牧点，做完比对记录后再由老布接回，相处得和父女一样。她们来浑都楞实习，用理性思维验证游牧迁徙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互相交流时都有同感：这种游牧迁徙方式还能持续多久？有人甚至与即将消失的村庄等同起来。毋庸置疑，这些游牧家庭饲养了一定规模的牲畜，在经济上获得了满足，而富裕后无一例外地重视教育，几乎每家都有大学生。他们的孩子大学毕业后笃定不会继承游牧迁徙。牧民苑铁柱说，从6月1日把牛羊浩浩荡荡赶到这里“出场”，过着寂寥封闭式的生活，实属无奈。这样看来，两位研究生身肩的课题并不轻松，生态与生活的和谐出路在哪里，归宿又在何方？

归途已是熟路轻车，不时与回场的牛羊擦肩而过。这些牛羊从不放弃自由采食的最后机会，走一路吃一路，到了家将被关进畜圈，开始长达9个月的舍饲。浑都楞草原渐渐远去了，可我还沉浸在老布的蒙古包里，蓝天白云，绿草如茵，没有公路，没有干扰，乡愁在这里集结，浑都楞将是此生最难忘的记忆收藏。

西河之渡

□罗光成

所有的故事，深究下去，几乎都与渡口有关。

感觉，那些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由他们一手主导或参与其中、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的故事，被时间之风，不费吹灰之力，就连人带马，统统拂向了渐行渐远深不可测的过往。

只留下渡口的石阶，倾颓的雕梁，还有深入青石肌理的辙痕，作为那些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的曾经的见证与代言。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才是在时间之手不偏不倚的抚熨下，西河本该呈给我们的样子啊。

一缕春光，脉动河畔新生的气息，正以黄金分割的美妙角度，先是温暖我遮罩在额上的手，再一气呵成跃聚在我的头。这气息来自杏花，桃花，油菜花，紫云英以及在这早春争先恐后开始蓬勃的事物，抑或就是从大地的脏腑里呼析出来，更抑或就是骑乘太阳的光梭直接从宇宙的深处潜逸而来……

那些西河曾经的过往——以秒、分、时、日、月、年的速度，从西河的表面向着时空的纵深，义无反顾绝尘而去的过往——被春光以新生的名义，从大地的脏腑，从时空的纵深，押解而来，融化于脉动的春韵，以量子态的方式，友好地呈现在我们视线无法兼达的背面。

那时，西河的名气，好大好大，大得不要说听，就是现在想一想也是不可想象。

青弋江以传世的清纯，恰似一匹锦缎，在皖南青葱的大地，漫游成一派卵石铺底、蝶花簇拥、流云翔鱼、蒹葭苍苍的诗经意象。

西河，正是这匹锦缎被风绾扣的一个标点。

青弋江流过西河，一位美人已然完成从少女到成熟的蝶变。上游的排筏，推拥着茶叶、石斛、笋衣、皮毛，一声欸乃，从黄山脚下，遥迢而来，汇集西河；下游的火轮，满载着洋布、洋火、洋油、食盐，几声突突，从长江口岸，破浪而上，泊聚西河。西河，以一副经世的俗套、老到与襟怀，上下兼顾，左右逢源。山里江外，易货换物；火轮排筏，各得其所。而最得便宜的，就是这占尽地利的西河。凭借一道渡口以及拾阶而上的码头，聚拢天下商贾，任他们在这里攫名取利，由他们在这里尽享温柔，最后使他们直把西河当故乡……

这就是西河之渡！

六百多年的时光，即使对于一条河流，也不能说是无所谓的长度。对于一道渡口，则完全算得沧海桑田的历程了。只是，足以沧海桑田的时光，却并没有让西河显得沧桑，它只是心存恻隐例行公事般与西河打了个照面，而让六百多年前西河之渡的气韵，从时光的那头，一直流淌到时光的今天。想当年，精明而勤苦的徽州商人，穿峡谷，过险滩，行至西河，初见渡口，是多么地兴奋难抑啊！这样笑迎八方的渡口，这样扼守青弋江要冲的码头，关键是，这样一方拢聚天下财富的水土，在一路劳顿的徽商眼里，简直就是上苍对他们的垂爱与奖赏！他们跳下排筏，走出火轮，跃上渡头，踏向码头，一边拾阶而上，一边频频回首。当他们踩着最后的一阶青石，站在高高的河堤，在初春的煦风中，他们看到了什么呢？江流涌浪，河阔水深，排筏接龙，火轮争先，商贾竞市，游贩穿梭，画舫隐现……他们初见渡口的兴奋，此刻已化作万丈豪情在胸中涌动。他们决定留下来，把根扎下来，而且他们不愿跨过河堤——河堤的那边，看不见舟楫的梦想，赢不了渡口的先机。他们用目光勘测河堤，他们用脚步丈量河堤。他们用包袱里所有的金银，换取了远在河堤那边当地土著的首肯与崇拜。他们用竹竿与卵石标示出土地的界线，他们开始在这渡口之畔的河堤上，开挖出第一道地槽，安稳了第一块石基，他们要在这河堤之上，把敢为天下先的徽商种子再次种下！

便有了这被六百年日月星光洗濯的西河老街。

老街的房舍、门槛都在街道之下。有的，大约要跨下三五步；还有好些，雕砖门楣也深深跌入街面以下。这都是六百年来，徽商与大自然对峙共生的杰作啊！从黄山绝壑一路奔泻而下的青弋江，每到五六月的汛期，总是雷雨倾盆，山洪暴发。这是温顺的青弋江内心深处激情的演绎与释放，这是一条发源于高山之河与生俱来的雄伟气质。河床，因之而年复一年地淤升；河堤，因之而年复一年地抬高。河堤上的门槛，也就因之而一年一年一寸一寸地被低下去。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徽商，这个被冠之野骆驼品性的一群，他们的心性，又岂是随便就会屈让的。结果，人与自然的对峙，人与时间的较量，徽商逐梦西河古渡的艰辛与荣耀，跨越六百年漫漫时空，以实景的形式，在这初春脉动的光影里，舒缓节奏，娓娓道来，渐次回放……

一纸风鸢，盘亘在老屋的上空，翅膀在春风中拍出哗哗的水声。河对岸灿黄的油菜花丛，红衣少妇，正带着稚子，把手中的线卷，小心地收放。一只驳船，从河的对岸，向着此岸，突突突突。不用问，又一班人，要来这西河码头，看这西河老街了。

一颗有智慧的树

□李佩红

我看到一棵菩提树。

没错，是一棵菩提树。

不是在印度，不是在斯里兰卡，也不是在南方的任何一个地方，而是在中国天山腹部，一条叫老巴伦台的沟谷。

初秋，天山之外的世界热浪依旧灼热，而天山老了，冬季像思乡心切的游子，披风戴雪，提前赶来。即使正午，阳光灿烂，薄羽绒服依然抵挡不住身体的冷。深刻的凉意布满山沟，山沟之上，天空碧蓝，白云纯净，松软，如棉。

天山山脉千沟万壑，纵横捭阖，巴仑台沟只是其中普通的一条。这条沟谷东西长约20公里，向东延伸通向北部的阿拉沟和南部的和静绿洲。两岸的灰褐色山体，危岩夹峙，谷底流水潺潺，植物茂密，像一条绿色巨蟒，气势不凡；从上往下看，河谷树木像挺进的军队，气昂雄赳。生长了几百、上千年的古榆树、野柳，各个挚地撑天，威风八面，像历经百战的老将军廉颇和黄盖。红柳巧笑倩兮，似浣纱的女子在河边蹲成一排，妖娆妩媚。这些山谷中的原住民，约定好了似的，以一种似有似无的浅灰，配合周边的环境，唯独这棵菩提树碧透苍翠，超凡脱俗。它不似白杨心无旁骛，直指蓝天；不似古榆龙钟沧桑，须髯蓬垂；不似沙枣随心所欲，热情似火；也不似柳树依水婀娜，斜影弄姿。它树身缠满了五色经幡，像身披袈裟、安之若泰的一尊坐佛；旁枝侧逸，高低三层，巍巍如六合之塔；繁枝葱郁，张力柔韧，素素如观音千手展臂。

它孤寂地站立在山谷。风来，轻轻摇曳；风止，静静如睡。知天知地，自然生长，不以物喜，不以物悲，不思量，不相忘，大彻大悟，见树如见佛陀。

菩提树喜光、喜高温高湿，不耐霜冻，以肥沃、疏松的微酸性砂壤土为好，属亚热带植物，分布在印度、斯里兰卡等东南亚一带，和天山隔着十万八千里，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巴伦台冬季长达八九个月，沟谷阴冷潮湿，这哪儿是菩提树待的地儿，所有利于菩提树生长的条件，这儿都不具备。可是，菩提树偏偏就这么朝气蓬勃地站着，一站就是一个世纪，怎不叫人匪夷所思。

太玄妙了！你不觉得吗？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天山，多长的山脉呀，像一条银河，树木多如星辰，谁也数不清，然菩提树却是天山的唯一，唯一的一棵菩提树。

菩提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在菩提树的左边，几十米远的地方，有几间青砖灰瓦房围起的四合院。菩提树曾经的主人、五世生钦活佛（布彦克西）曾经住在这里。

第一次看到生钦活佛的照片，很是诧异。

印象中的佛门中人，该是身披袈裟，手持戒杖，慈眸半开，而这位活佛一身戎装，骑在马背上，雄姿英发。他是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一位王子，西藏甘丹寺四世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7岁起去西藏学习佛法。命运使其遁入空门，本该六根清净，无欲无求，但是这位年轻的活佛却野心勃勃。生钦是梵文“狮子”的意思，狮子是伟大的王者。是暗示的作用，还是青春的热血激情，促使他返回故乡，励精图治。他务牧经商，兴工利农，发展教育，改革宗教，整军尚武，在民国新疆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历史人物，当然也是一位后世研究有争议的人物。

这棵菩提树，是他专程从印度请来的。

传说中国的周穆王时期，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菩提”的意思是觉悟、智慧。佛祖既然是在此树下“成道”，此树便被称为菩提树。在印度，每个佛教寺庙都要求至少种植一棵菩提树。距五世生钦活佛的夏宫不远，是著名的巴仑台黄庙，该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落成于光绪十四年，建成百余年来，一直是新疆藏传佛教黄教四大庙宇之一，现在已成为新疆著名的佛教旅游地。为何这棵从印度请来的菩提树，没在黄庙门前，这是个谜。也有可能，活佛请来的不止一棵菩提树，而唯独这一棵活了下来，毕竟这里的环境残酷恶劣，不比温润的南国。这么分析，这棵菩提树出现在夏宫门前就顺理成章了。

这位叱咤风云的活佛，每日进出他的行宫，望见这棵他亲手栽种的菩提树，恐早忘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提醒。他跳出三界，自以为尘世凡胎皆毗卢，发菩提心，行菩提道，大破大立，自修正果。终因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招来杀身之祸。

假如他安守佛分，不惹尘埃，肉身可得以圆满，活七八十岁没有问题。可惜，人生没有假如。

顺时针绕树三周，见一小截枯枝，折断，拿在手里，竟有异香，淡淡如烟。收起枯枝，离去，心已静。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想起苏轼的这首诗，再次回望。生钦活佛早已驾鹤西去，他居住的小院也已荒废，脱漆的朱门紧闭，曾经的雕梁画栋、端严肃穆遁入寂静衰凉，唯有这棵菩提树，树荫如盖，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矗立在巴伦台山谷，时刻提醒人们，“天道幽远，遥遥在上”。